

復讎者

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的作品中，經常表現一種特殊的氣氛，無奈中仍予人希望。他一再強調「自由，絕對的自由——不受強迫，不存偏見，不見蔽於愚昧，不受魔鬼引誘」，這種信念使他的作品生氣洋溢，成為舊俄與新俄交會期的高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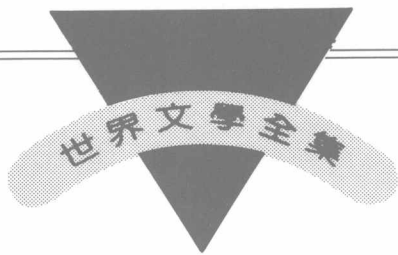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⑤9

復讎者

契訶夫 / 著 何懷碩 / 編訂

書華



L059

復讎者

發行人／安華宇

社 長／唐伶苓

主 編／黃慧隆

原 著／契訶夫

編 訂／何懷碩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2號3樓

電話：2187229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2187307 代表線

郵撥：0578690-5 學英文化

印刷所／三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段450號之1

電話：9615462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6188號

1994年八月一版三刷

定價 200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709-061-3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鑒鑠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脚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六 歸 齋 集

三 復 讎 者

賴 氏

李 平 契訶夫短篇傑作選集

徐 稟

永恆的滋味

何懷碩

自 傳

契訶夫

契訶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香檳酒

洪禮齊

安娜套在頸子上

牽狗的太太

鏡

黑衣僧

恐怖

裝在套子裏的人

一五 一三 九 八 七 五 四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罪惡者千喜的人

一六

英國女郎

一六

復讐者

一七

瞌睡

一七

樊凱的太太

一八

小貓妻五郎千土

一九

家長齊

一九

靴匠與魔鬼

二〇

妖婦夫的主平及其作品

二〇

馬禮德

二六

審判的藝術

二三

彩票

二四

老年 樊凱夫與其作品

二四

醉酒

二五

乞丐 樊凱告

二六

六號病房

二六

• 錄目 •

小公務員之死
變色龍
編後記

何懷碩

三四三
三三八
三四四

永恆的滋味

何懷碩

契訶夫給我們的啓示

我一直對契訶夫 (Anton Pavlovitch Chekhov, 1860—1904) 有特殊的偏好。自少年時代起，讀他的小說，覺得那是一個真正的「人」的文學家。他高貴的相貌，愁蹙的眉宇下面的夾鼻眼鏡，正如他的身分：醫治人類身體疾病的醫生與剖析人類心靈的文學家。尤其是他的名字在中文裏早期譯為「柴霍甫」，別有一番古典而神秘的況味。這些都使我對他特別憧憬與仰慕。我初中的文學教師，在課堂上講世界文學，柴霍甫與柯洛連科的名字，那樣優雅而莊重；那聲音至今似乎還在耳畔，不曾忘却。

俄羅斯文學，尤其在十九世紀，出現了许多世界級的文學彗星。自普希金到契訶夫，中間是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柯洛連科等等。他們與莎士比亞、雨果、巴爾扎克以及中國的羅貫中、施耐庵、曹雪芹等等文學大師，都是我匱乏的少年時代精神上極豐富的營養。他們使我從狹仄的樊籠解放出來，認識全世界與人類的真相，給我以驚心動魄的感動，狂醉的嚮往與強有力的鼓舞。

我對俄國文學並無精研，而特別鍾情於契訶夫。讀過他的小說以及有關他的許多傳記、評論

與回憶文字，也看過以他的戲劇拍成的俄國電影，似乎對這位早夭的文豪自感深知。在今日重讀他的作品，覺得仍然給我們莫大的啓示。

那就是純正的文學給予我們永恆的滋味。

一切文學家對人類，對社會，對人生的痛苦、悲慘、墮落，都有巨大的同情、悲憫與深切的瞭解；而且他投身在人的生活中，他必有最切膚的體驗。對於黑暗、不公、愚蠢、殘酷、野蠻，都懷着失望與憤怒。而真正的文學家，對這一切的態度是：對現實予以揭露，對人間予以批判，對受苦者予以慰撫，對未來予以希望。真正的文學家，對光明的未來懷着希望，是藉着愛與人道的力量來促其實現，不是採取仇恨鬥爭的手段。但是另有一種「文學家」，是拿文學來充當社會革命的武器，充當政治的工具。他們假借人道主義，却致力於挑起仇恨的事業；他們自以為負起了拯救人類脫離痛苦的歷史使命；他們要做受壓迫、受欺辱、窮困的人民的救贖者；他們要成為勞苦大眾的英雄，以激發階級的仇恨來完成暴力革命。信奉共產主義的文學家正是這樣的以文學為工具。其結果是蹂躪了文學，也犧牲了受愚騙、受激而狂的大眾。

柯洛連科的文學天才雖然不受懷疑，但是因爲他堅持「美學」與「道德」的信念，不贊成人類所渴求的「仁愛」必須以暴力流血與犧牲去取得，所以，蘇俄的初期著名文評家，也是得到列寧特別「偏愛」的紅色政客盧那察爾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譏諷他是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屠格涅夫與柯洛連科在盧氏看來，是貴族和耽美主義者，是剷除黑暗，締造「新世界」的

「偉大戰鬪」之前懦弱的逃兵。只有高爾基，被歌頌爲「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靠攏布爾雪維克黨的時候，他的文學確曾充當紅色革命銳利的工具，但他終於成爲暴虐政治的犧牲品，死於他所謳歌的、所催生的新政權的暗算。有中國的高爾基之稱的魯迅也同一命運：他們同樣爲無產階級的政治綱領做工具，他們的天才只被當作魔王登基的墊腳石。

契訶夫也是舊俄與新俄交界時代的文學家。一個真正偉大的文學家假如必須一定是愛人類，那麼，當必須愛一切的人類。不論是驕奢的富人，或者貧賤的窮人。契訶夫原來是一位醫生，他的文學在本質上深刻地印上醫生的標記。在醫生的聽診器中，任何活人的肺在呼吸，心臟在跳動；在醫生的手術刀之下，任何活人的皮肉一樣會流出殷紅的鮮血。階級的謬說，在醫生的心目中沒有立足的餘地。契訶夫正是這樣一位真正的「人」的文學家。

契訶夫筆下的人物，是這個世界上最多數的平凡人物，帶有種種毛病。他特別慣於描寫的是人生陰暗、卑屑、敗壞的一面，沒有什麼特別優秀的人。他的人物，各階層都有，地主、貴族、商人、官吏、教師、牧師、手工業者、農人等等；他不大寫工人。整體說，他表現了生活在沒有涯際的泥淖中的俄國人極度的悲哀。他是以冷靜的觀察，理性的「診斷」，對可悲的俄國人的心靈予以剖析。那些不健康、罪惡，甚至瘋狂的人物，喪失生活的意義，在苦悶、單調與鄙陋中活着，契訶夫表現了他的同情悲憫。對醜惡的生活，他予以撻笞、譴責；對醜惡的人生，他予以諷刺，帶着眼淚的嘲笑。而對於未來，契訶夫寄予無限的希望；雖然俄國像鉛一樣沉重的陰霾幾乎使人窒息，但他忍耐地等待着未來的光明。他這樣說：「在每一個自滿而幸福的人門後，應該站

着一個拿槌的人，時常敲他，使他記得除他以外，還有許多不幸的人在。」但他不像托爾斯泰，大力宣揚倫理的教訓；他不宣傳什麼，只是表現俄國最真實的生活，而給予暗示。或以象徵的手法，如詩一樣朦朧地使人有所感悟。讀契訶夫要有耐心，他不製造高潮迭起的戲劇化情節，却在平淡中有深意。他也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狂熱的吶喊；他是憂愁地低吟，唱着詠嘆人類悲苦的小曲。

不做政治的工具的契訶夫，被左派評論家稱爲烏托邦主義者，「看不見取得進步的明朗途徑」。高爾基就認同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途徑，但是，今日的蘇俄又怎樣呢？豈不是以更大的黑暗代替昔日的陰霾！人性的愚蠢，自私，卑屑，庸俗，殘忍，絕不是來一場殺戮所能剷除。契訶夫的小說是那不斷教人警惕的槌子，提醒我們人間如果没有理想，没有愛與悲憫，將無異於一窪泥淖。這正是契訶夫的永恆價值，也是予我們歷久彌新的啓示。

六十九年歲暮於香港

自傳

我，契訶夫，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大岡洛格 (Taganrog)。起初我在康士坦丁教堂旁的希臘文學校裏受教育；後來就進了大岡洛格中學；一八七九年我進了莫斯科大學的醫科。我那時對於各科都很茫然，不記得爲什麼要選醫科，但既選以後，也不懊悔。第一年我開始在週刊和日報上投稿短篇小說，這些文學上的事業，很早的在八十年代，已經成爲永久的職業性質。一八八八年我得到普希金獎金。一八九〇年我到庫頁島去旅行，後來寫了一本遊記，講到那兒的殖民地和囚犯。除了評論、雜文以及我日常在報上的投稿（那些現在已經很難蒐集）以外，我二十年來的文學生涯，已經寫了三百多篇長短篇小說。我還替舞臺寫戲劇。

當然，醫藥的研究對於我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影響；它比較擴大了些我觀察的範圍，牠使我得到豐富的知識，這是只有曾經當過醫生的作家纔寫得出來。它還有引導的力量，大約因爲我與醫藥接近，纔能免去許多錯誤。

我總想與自然科學和科學方法接近，我想盡力與科學事件相合；如果辦不到，那我寧可不寫。我也知道藝術創造的情形並不完全與科學事件和諧。在舞臺上不能表現中毒而死完全與真的一樣。但是科學事件的和諧甚至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應該感到——那就是說，一定要使讀者或是觀察

者明白，只是由於藝術只得如此，而他也須是能够了解他的。

祇據最確，一主要對藝術者最確。

我不屬於懷疑科學的文學家；我也不屬於任意幻想的文學家。我對於中世而派完全真誠的一

我對於中世而派完全真誠的一

我對於中世而派完全真誠的一

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

我對於中世而派完全真誠的一

我對於中世而派完全真誠的一

血書

契訶夫的生平及其作品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舊曆十七日），安東·巴甫羅維奇·契訶夫生於羅士托夫省的大岡洛格。祖父葉哥爾·米海羅維奇是一個很有錢的地主（契爾特科夫將軍）的農奴。葉哥爾早在一八四一年用每人七百盧布的代價向地主贖回了一家五口人的自由，可是還差七百盧布，不能把女兒亞歷山德拉一起帶走，後來還是地主免費放走了她。這一家人從伏若涅次省搬到南方。葉哥爾在普拉托夫伯爵的領地上當一名總管，這領地離大岡洛格不遠。安東·契訶夫的父親巴威爾是葉哥爾的第二個兒子，由父親送到大岡洛格一家大商店學生意，後來在一八五七年自己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巴威爾在一八五四年十一月（舊曆十月）跟葉夫格尼亞·雅科夫列夫娜·摩洛左娃結婚。葉夫格尼亞當時只有十九歲，是一個布商的女兒。她一共生了五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安東是第三個兒子。她是一個非常溫和的女人。她的兒女都愛她。

一八六八年（八歲），安東進大岡洛格古典中學讀書，唸預備班，第二年一八六九年升入第一班（即一年級）。當時公立中學的修學期一共是八年，可是安東在學校裏唸了十年，因為他在第三和第五學年年終考試不及格，共留級兩年。安東在家少有溫習功課的機會。他的父親常常對他說：「你還不如到店裏去，守着那兒的事情。學學生意！」他只得含着眼淚，丟下功課，到他所討厭的店裏去了。常常在冬天的夜晚安東挨着凍看守鋪子，偷暇做點功課，把手都凍僵了。

一八七六年（十六歲），父親巴威爾的商店倒閉了，他害怕坐牢，便帶着全家人搬到莫斯科去（安東的大哥亞歷山大和二哥尼可拉已經在莫斯科唸書：亞歷山大唸大學，尼可拉唸繪畫學校），留下安東一個人在大岡洛格修完古典中學的課程。

父親在莫斯科找到了一個差使，可是他沒法接濟安東。從這一年起安東得自尋生路，靠教家館來維持自己的求學生活。

一八七九年（十九歲），安東·契訶夫在古典中學畢業後，八月到莫斯科和家人團聚，考進了莫斯科大學醫科。

一八八〇年（二十歲）三月出版的「蜻蜓」上發表了安東·契訶夫的第一篇文章：「頓河地主司節潘·弗拉及米洛維奇·伊給有學問的友鄰弗利特里黑的信」（後來改稱「給有學問的鄰人的信」）。

父親的收入不能夠養活全家，安東不得不設法替父親分擔一部分的責任。他開始寫起文章來。從這一年一直到一八八四年他經常用各種不同的筆名如安·契一節，安契，安特，契洪節，安多夏·契洪節，我哥哥的哥哥，沒有脾臟的人等給「蜻蜓」、「鬧鐘」、「斷片」、「觀眾」、「蟋蟀」等幽默刊物投稿。在這些刊物上發表的作品有「小公務員的死」、「胖子和瘦子」、「勳章」、「外科醫術」、「變色龍」、「假面具」等等。

一八八四年（二十四歲），大學畢業考試五月考完。六月署名阿·契洪節的短篇故事集「梅爾帕米納」的故事」出版；這是安東·契訶夫的第一本小說集。大學畢業後契訶夫就到莫斯科附

近一個小鎮渥斯克列辛斯克（即現在的伊斯特拉）去過夏天，他的弟弟伊凡正在那個地方當教員。同時他開始擔任了醫生的工作。他在這裏的地方醫院和離渥斯克列辛斯克十五里光景的茲威尼哥德醫院裏服務了一個時期。他得在醫院裏照料病人，到外面去驗屍，出席法庭當醫務鑑定人。這些職務幫助他直接接觸到小鎮鎮的生活，使他得到一大堆短篇小說的豐富材料。

就在這一年他身上現出了顯着的肺病的症象。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寫信給「斷片」的主編勒伊金說：「這三天裏面血不斷地從我的喉嚨流出來。吐血妨礙我寫作。」

一八八五年（二十五歲）契訶夫一直想逃出那個埋沒他的才能的幽默刊物的圈子，可是勒伊金始終把他抓得緊緊的。然而這一年勒伊金終於不得不讓步，把他介紹給「彼得堡日報」的老闆和主筆苦德科夫，要他每星期一在「彼得堡日報」上發表一篇小說。「稿酬每行七個戈貝克。」

從這一年到一八八七年，每年夏天契訶夫都同着家人到渥斯克列辛斯克附近的巴勃金諾去避暑。這兩個地方對契訶夫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在文學方面和社會方面的成長的重要階段就是在這時期開始的。在這裏培養了契訶夫對俄羅斯中部大自然的熱愛，在這裏各個社會階層的生活都在作家的眼前展開了：農民、地主、軍官、鄉村教師、醫生和小公務員等等。契訶夫認識了當時住在這裏的畫家伊·伊·列維坦。他們的友誼繼續了十幾年，一直到列維坦去世。這一年年底契訶夫到當時的首都彼得堡去了一趟，在那裏住了兩個星期。

● 梅爾帕米納：悲劇女神。

一八八六年（二十六歲），契訶夫的小說引起了著名的小說家狄米特里·格里戈洛維奇的注意。三月格里戈洛維奇寫了一封二十頁的長信給這位二十六歲的小說家，說：「您有真正的才能，那種爲這一代的作家所望塵莫及的才能。我已經是六十五歲的人了，可是我對文學的愛好還是十分熱烈，我還是非常熱心地注意文學方面的成就，我發現一點有生氣的、有才能的東西就高興得不得了，因此我忍不住要給您寫這封信，伸出兩隻胳膊來擁抱您……」契訶夫謙虛地寫信告訴朋友說：「不用說，我很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他做得有點過分。」格里戈洛維奇還親自去見當時彼得堡一家大報「新時代」的主筆和發行人A·C·蘇瓦林，要蘇瓦林邀請契訶夫經常爲「新時代」寫稿。從這時候起年紀比契訶夫大二十六歲的蘇瓦林就成了小說家的朋友。蘇瓦林尊敬契訶夫爲一個天才的作家，他又是契訶夫的祖父和父親的同鄉，契訶夫的許多重要作品都發表在他的刊物上。可是由於蘇瓦林的政治觀點，契訶夫後來終於跟蘇瓦林斷絕了關係。

五月契訶夫的第二本短篇集：「五顏六色的故事」出版。

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七年三年中間契訶夫在「彼得堡日報」和「新時代」上面發表了「馬姓」、「普里希別葉夫中士」、「痛苦」、「苦惱」、「萬加」、「弗羅嘉」、「幸福」、「卡希旦卡」等等小說。

一八八七年（二十七歲），四月中旬契訶夫到故鄉大岡洛格住了兩個星期，繼續到附近城市旅行，五月下旬回莫斯科。頓河草原上的旅行產生了他的傑作「草原」，這篇小說是在第二年一月才動筆的。